

DOI:10.13850/j.cnki.chinum.2024.04.011

钱币学视角下的希腊化世界的王位传承与嬗递*

——对巴克特里亚王国中早期历史的再审视（下）

曾晨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的“武功洪业”并未止步于国家的统一。他曾多次发动对外战争，四面出击，也曾征伐印度，极大地扩大了王国的版图。据说他治下的巴克特里亚王国疆域广袤，统治着上千座城市^[1]。欧克拉提德斯的武功极大地提升了巴克特里亚王国在中亚地区和希腊化世界的影响力。中亚地区出土了大量的欧克拉提德斯一世钱币，便是极盛之世的见证。欧克拉提德斯一世钱币上的造币厂花押也为巴克特里亚王家钱币之最，是其文治武功的最佳印证。欧克拉提德斯的影响力远迈伊朗高原与两河流域，反叛的塞琉古帝国巴比伦总督提马尔库斯、帕提亚王国的密特拉达特斯一世与大月氏部落都曾仿造欧克拉提德斯一世钱币的式样。许多古典作家都冠以“欧克拉提德斯时代的巴克特里亚”，以彰显其统治的标志性的重要性^[2]。

但也正因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的穷兵黩武，令本是四战之地巴克特里亚四面树敌，消耗了王国的实力，最终被弱小的帕提亚王国击败，丧失了西部部分行省。欧克拉提德斯的统治也埋下了巴克特里亚希腊王国覆灭之张本^[3]。在查士丁的笔下，欧克拉提德斯一世最终死于非命。大帝的遇害拉开了中亚希腊人政权衰亡的序幕，成为了巴克特里亚希腊王国兴衰的转捩点。在这一关键历史节点，查士丁对其记述却寥寥几笔、草草带过。现当代学者根据钱币与考古资料，对欧克拉提德斯一世被杀一事提出了各种假说，力图填补查士丁记载的缺失。然囿于资料有限，其间多为臆测之论，并无有力佐证。

欧克拉提德斯一世执政末期，原本盘踞在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逐渐南迁，巴克特里亚

*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古代世界诸文明的起源及特征研究”（批准号：21STA023）社科学术团体主题学术活动资助，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大国经济竞争的策略选择研究”（批准号：21CGJ002）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明交融视野下古代粟特钱币的整理与研究”（批准号：21BSS050）阶段性成果。文章中的部分内容曾提交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古代史专业委员会2022年学术年会讨论，承蒙晏绍祥教授、杨巨平教授、吴欣教授、林英教授、胡兴军研究馆员、肖河副教授、齐小艳副教授，Dr. Dimitrios Gerathanasis, Dr. Alan S. Walker, Dr. Pankaj Tandon, Frank Kovacs 与 Eric McFadden 为本文提供宝贵意见，在此深表谢意。

希腊王国边境已遭侵扰。实力弱小的帕提亚王国也举兵东征，夺取了两行省，蚕食巴克特里亚东部疆土。有证据表明，在欧克拉提德斯一世死后，巴克特里亚王国多数核心地区陆续落入异族之手。斯特拉波记载，帕提亚王国的不断侵蚀，从欧克拉提德斯一世及其继任者手中夺取许多领土，令巴克特里亚王国成帕提亚的臣属^[4]。这也是日后王国领土沦陷、中亚希腊政权倾覆之始。这导致中亚的希腊王国丧失了直接通往地中海世界的陆路通道，切断了他们与其他希腊、罗马人的直接联系。自此往后，巴克特里亚王国于古典作家遂疏远隔闭而不得闻，导致其历史全部失载。

异族的人侵并未彻底消灭当地的希腊化政权，已有学者综合文献和语言学证据，指出在张骞“凿空西域”来到中亚时，西迁的大月氏人仍盘踞在索格迪亚纳地区，并未直接统治巴克特里亚，中亚的希腊政权仍然存在。钱币学的证据也说明中亚、南亚次大陆的希腊政权依然延续到公元前后^[5]。有关这一时期的历史证据，现仅见于钱币与部分碑刻铭文。笔者结合新见的考古与钱币学证据，重新解读已知的古典文献，力图重现巴克特里亚王国中晚期历史概貌。

一 三人像纪念币与“分享王国者”——欧克拉提德斯一世之继任者新探

查士丁所载，某位分享王国的王子（副王）手刃了欧克拉提德斯一世。但查士丁未记载凶手的名字，也并未透露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继任者的任何信息^[6]。根据钱币学研究，赫里奥克利斯一世（Heliocles I Dikaios）、欧克拉提德斯二世（Eucratides II Soter）和柏拉图（Plato Epiphanos）可能是欧克拉提德斯的继任者。囿于文献的缺失和有限的钱币学资料，学术界对于他们之间的继承关系尚有较大分歧^[7]。新发现的钱币学资料为其王位嬗递提供了直接且有利的证据，或可解决这一学术难题。

2018年在阿富汗巴尔赫省的唐加克尔汗（Tajqurghan）发现了两座巴克特里亚钱币窖藏。其中1号窖藏出土了54枚阿提卡币制的四德拉克马钱币，分别为1枚德米特里乌斯一世（Demetrius I Aniketus），3枚安提马库斯一世（Antimachus I Theos），1枚欧提德莫斯二世（Euthydemus II），17枚欧克拉提德斯一世和32枚赫里奥克利斯一世钱币。2号窖藏出土了41枚巴克特里亚王国时期的钱币，分别为2枚欧提德莫斯一世钱币，2枚欧提德莫斯二世钱币，1枚阿加托克利斯发行的纪念安条克王的大统钱币，1枚安提马库斯一世发行的纪念欧提德莫斯一世的大统钱币，3枚赫里奥克利斯与拉奥迪克发行的纪念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的钱币，9枚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的钱币，23枚赫里奥克利斯一世的钱币^[8]。由于并未出土欧克拉提德斯二世以及其他晚期国王的钱币，且其他国王的钱币都是先于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的诸王钱币，应为零星混入。从该窖藏的品类分布，可推断它们的埋藏时间应在赫里奥克利斯一世时期。这两座窖藏并未出土其他与赫里奥克利斯一世和欧克拉提德斯一世在位时间接近的君主钱币。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三座阿伊·卡努姆（Ai Khanoum）银币窖藏相比，后者除未含有赫里奥克利斯一世的钱币外，其余组成部分大体相同，这表明赫里奥克利斯一世可能是紧接欧克拉提德斯一世之后继位的^[9]。根据学者的研究，约前

2 世纪中，阿伊·卡努姆在欧克拉提德斯一世时被游牧民族攻陷、焚毁，希腊人也未能再返回该地。由于窖藏中并未发现赫里奥克利斯一世的钱币，表明在游牧民族攻陷阿伊·卡努姆时，赫里奥克利斯一世等人尚未登基。赫里奥克利斯一世的登基时间至少在公元前 150 年之后。根据 1946 年发现的埋藏于公元前 1 世纪末的昆都士窖藏，可知赫里奥克利斯一世的统治时期大体应在前 145/140 年至前 1 世纪末的范围之内^[10]。

通过这几个窖藏的对比，笔者认为，赫里奥克利斯一世钱币的发行时间应上接欧克拉提德斯一世末期，显示赫里奥克利斯一世很可能是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的继任者。阿伊·卡努姆的几座银币窖藏埋藏时间最早，约为公元前 2 世纪中，其次为两座唐加克尔汗窖藏，其埋藏时间应在赫里奥克利斯一世时期，最晚者为 1946 年昆都士大窖藏，为公元前 1 世纪末。

在赫里奥克利斯、拉奥迪克和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的三人像纪念币中，发现了拉奥迪克未系王冠束带的特殊版钱币，此版钱币先前未被前贤重视（图 1、2）。拉奥迪克的头冠变化，说明钱币上的赫里奥克利斯未系束带并非工匠失误所致，应是有意为之。特殊版的三人像纪念币可能是该系列最早出现的版别。王冠束带在三人像系列钱币上的增减变化，体现了赫里奥克利斯与钱币上其他二人——拉奥迪克与欧克拉提德斯一世之间地位存在明显的差距。由于束带是希腊世界王权的重要象征，表明赫里奥克利斯与拉奥迪克和欧克拉提德斯一世并非共治君主，钱币铭文却显示三人像钱币的发行人应该是赫里奥克利斯与拉奥迪克，且赫里奥克利斯居于双像之首。结合查士丁有关欧克拉提德斯一世与其子分享王国的记载，钱币上的赫里奥克利斯可能在欧克拉提德斯一世时期担任摄政，与国王分享王国。且上文已述，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的继任者应是赫里奥克利斯一世。三人像上的赫里奥克利斯应是继承王位的赫里奥克利斯一世，这表明赫里奥克利斯一世在尚未登基时，可能担任王国的摄政^[11]。



图 1 系有王冠束带的三人像纪念币



图 2 未系有王冠束带的三人像纪念币

二 共治纪念币与王位传承：赫里奥克利斯一世与欧克拉提德斯二世关系新探

赫里奥克利斯一世与欧克拉提德斯二世都是仅见于钱币上的君王，他们之间的继承关系也未见记载。学者们猜测，他们之间可能有继承关系，也可能是并立的关系^[12]。



图3 赫里奥克利斯一世与欧克拉提德斯二世
双王纪念币（清理后）



图4 赫里奥克利斯一世独立发行的王家钱币



图5 欧克拉提德斯二世独立发行的王家钱币

斯二世发行的普通王家钱币迥然不同（图4、5）。钱币两面铭文的王名、徽号和国王头衔都以阳性属格形式镌刻、打造，显示双王像钱币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纪念币^[14]。

巴克特里亚王国曾多次发行过具有纪念、宣传意义的钱币，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彰显王位传承的“大统币”。大统币实际是巴克特里亚本土宗教与古波斯、古希腊相互融合的产物^[15]。阿加托克利斯与安提马库斯一世分别发行过大统纪念币，其正面使用了阳性属格来纪念先王；背面的国王头衔则采用阳性分词属格形式，表明发行者为“今上”。大统币通过古希腊文语法的曲折变化，即正面铭文以阳性属格形式镌刻着被纪念者的王名和徽号，背面原本的阳性属格（**ΒΑΣΙΛΕΩΣ**）变格为阳性分词属格形式（**ΒΑΣΙΛΕΥΟΝΤΟΣ**），以分词形式突出发行者为“今上国王”，来区别已故先王和当今圣上，其目的应是宣传今上王位的合法来源（图6-12）。

上文所述的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的三人像钱币采用了名词属格形式代表发行的王国摄

2019年新发现的昆都士窖藏，出土了许多未见的新品种，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巴克特里亚钱币窖藏发现之一^[13]。该窖藏出土了一枚前所未见的巴克特里亚王国钱币，为解决赫里奥克利斯一世与欧克拉提德斯二世之间的继承关系，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关键证据。

这枚钱币的两面皆为国王头像，其形制、铭文极为特殊，为诸谱所不载者（以下简称双王像钱币）（图3）。其重约17.05克，近于阿提卡币制的四德拉克马。钱币两面都附着有薄薄的氧化层，边缘部分的附着物较为厚重，其阳面为面向右侧、头系束带、身穿阿纳波拉（*ἀναβολή*、*ἀμβόλλα*）披肩的赫里奥克利斯一世半身像，半身像上方为弧形排列的铭文 **ΒΑΣΙΛΕΩΣ ΔΙΚΑΙΟΥΣ**，下方为弧形排列的铭文 **ΗΛΙΟΚΛΕΟΥΣ**；阴面为面向右侧、头系束带、身穿阿纳波拉披肩的欧克拉提德斯二世半身像，半身像上方为弧形排列的铭文 **ΒΑΣΙΛΕΩΣ ΣΩΤΗΡΟΣ**，下方为弧形排列的铭文 **ΕΥΚΡΑΤΙΔΟΥΣ**，半身像左侧为钱币花押。双王像钱币两面都为王像和铭文，并未镌刻有对应的神祇之像，这与赫里奥克利斯一世和欧克拉提德斯二世发行的普通王家钱币迥然不同（图4、5）。钱币两面铭文的王名、徽号和国王头衔都以阳性属格形式镌刻、打造，显示双王像钱币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纪念币^[14]。



图6 阿加托克利斯发行的两组纪念亚历山大大帝的大统纪念币



图7 阿加托克利斯发行的纪念迪奥多图斯一世的大统纪念币



图8 阿加托克利斯发行的纪念迪奥多图斯二世的大统纪念币



图9 阿加托克利斯发行的纪念欧提德莫斯一世的大统纪念币



图10 阿加托克利斯发行的纪念德米特里乌斯一世的大统纪念币



图11 安提马库斯一世发行的纪念迪奥多图斯一世的大统纪念币



图12 安提马库斯一世发行的纪念欧提德莫斯一世的大统纪念币

政，原形铭文表明是“当今国王”。这些都与此枚双王钱币的形制与范式大有不同，双王像钱币两侧的铭文皆为阳性属格，其铭文形制与印度—希腊王国的阿加托克里亚与斯特拉托一世（图13）和赫尔马伊奥斯与卡里奥普的共治钱币（图14）基本相同。只是双王像

钱币是将两位国王的头像和铭文分立在钱币的阴阳两面，斯特拉托、阿加托克里亚与赫尔马伊奥斯、卡里奥普则是将头像合并并在钱币阳面，背面增添了神祇之像。笔者认为，后二者的共治钱币似是在结合了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的三人像纪念币与赫里奥克利斯一世与欧克拉提德斯二世双王钱币范式的基础上改进而成。

双王像钱币也与其他希腊化王国的共治纪念币的形制非常相像，它与托勒密王国的克利奥帕特拉一世与托勒密六世共治纪念金币的图案范式、铭文形式几乎完全相同（图15），与塞琉古王国奥帕特拉·泰阿（Cleopatra Thea）与安条克八世（Antiochus VIII Epiphanes）（图16），腓力一世（Philip I Philadelphus）与安条克十一世（Antiochus XI Epiphanes）（图17），以及克利奥帕特拉·塞列尼（Cleopatra Selene）与安条克十三世发行的双王像共治钱币（图18）也大体相同^[16]。综上所述，赫里奥克利斯一世与欧克拉提德斯二世双王共治钱币与其他



图13 阿加托克里亚与斯特拉托一世共治币纪念币



图14 赫尔马伊奥斯与卡里奥普共治纪念币



图15 克利奥帕特拉一世与托勒密六世双王共治纪念金币



图16 塞琉古王国奥帕特拉·泰阿与安条克八世双王共治纪念币



图17 腓力一世与安条克十一世双王共治纪念币



图18 克利奥帕特拉·塞列尼与安条克十三世双王共治纪念币

有明确共治关系的双王纪念币的范式相同，表明他们二人曾经共治过巴克特里亚王国。

笔者认为，双王钱币上的赫里奥克利斯一世与欧克拉提德斯二世是同时在位的君主，双王钱币应是纪念他们同为共治君主的纪念币。观察双王钱币的外观，赫里奥克利斯一世的币面略微突出，呈圆弧鼓出状，应为钱币的阳面一侧；欧克拉提德斯二世一侧的币面略微内凹，且钱币的花押也落坐其侧，应属钱币的阴面一侧。钱币上的赫里奥克利斯一世面容苍老，面颊松弛，呈现出老迈龙钟的外貌，而欧克拉提德斯二世则英姿俊朗，是青年君主相貌。钱币上的头像很可能反映了二人的实际年龄差距。在古希腊钱币的惯例中，钱币阳面的重要性略高于阴面，表明赫里奥克利斯一世的地位应略高于欧克拉提德斯二世。欧克拉提德斯二世曾单独发行了大量的王家钱币，表明在赫里奥克利斯一世去世后，欧克拉提德斯二世成为了巴克特里亚唯一的国王。此枚双王钱币展现了赫里奥克利斯一世与欧克拉提德斯二世之间的共治关系，同时也证明了欧克拉提德斯二世是前者的继承人^[17]。

三 覆打钱币管窥：柏拉图、腓洛克塞努斯与泰奥菲鲁斯问题

显赫君柏拉图与庄武无敌的腓洛克塞努斯（Philoxenus Aniketos）是巴克特里亚中晚期国王，除了他发行的王家钱币外，并未见于其他传统文献和碑铭等资料，学术界对其历史信息仍一无所知。部分学者通过解读柏拉图所发行的钱币图案，以及对比其钱币上的花押，认为他可能是巴克特里亚王国中期君主，或是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的继任者。有学者通过解读柏拉图钱币背面的太阳神赫里奥斯战车的图案，认为它可能暗喻了文献记载中欧克拉提德斯一世遗体被战车碾压、遗弃道旁之事，由此猜测他很可能是查士丁记载的杀死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的王子^[18]。

2019年的昆都士大窖藏中出土的1枚柏拉图钱币，或可对其历史信息探知一二。这枚钱币重约16.7克，是巴克特里亚国王柏拉图发行的四德拉克马银币，但它却是柏拉图覆打（Overstruck）在另一位国王的钱币之上的，因之可称为覆打钱币（图19）。从钱币的打制外观来看，它至少在制造过程中被捶打了两次，但仍可见较为清晰的覆打痕迹。钱币阳面一侧的原版图案已多不可辨，但仍留有较明显的覆打痕迹，部分细节仍有保留，如下颚、长袍衣褶等（图20）。



图19 覆打的柏拉图四德拉克马银币



图20 钱币正面人像上覆打的痕迹，可见原版钱币王像的下巴与衣褶

这枚钱币虽然覆打得较为充分，但在阴面却保留了较多原版的历史信息。从背面铭文周围的挤压痕迹，仍可清晰地看出原版的部分铭文。钱币上半部的挤压痕迹呈弧形排列，可见底版钱币铭文原先也应是环状排列。在钱币铭文的 Π、I 之下，可清晰地看见底版钱币铭文 Y、T 的挤压痕迹。在钱币铭文 E 下，可见有 1 枚长圆形字母首端，应是 I 或 A 字首，Σ 虽然被覆打了两次，但仍能看见其下仍有底版钱币残存的痕迹，应是相同的字母 Σ。这三个铭文应该是“ΣΑΥΤ”或是“ΣΙΥΤ”。其他区域的铭文挤压过于严重，且柏拉图钱币也是经过两、三次覆打，难以复原。该钱币的其他部分仍留有明显的原版钱币图案，如在太阳神驷马战车的最左侧马首部分，底版钱币原先的图案得以完整保留，清晰可见花押内。钱币上使用花押内的巴克特里亚君主仅有泰奥菲鲁斯 (Theophilus Autocrates)，复

原的底版铭文也吻合泰奥菲鲁斯的环状铭文 [ΒΑΣΙΛΕΩ]Σ-ΑΥΤ[ΟΚΡΑ]Τ[ΟΡΟΣ]^[19]。

泰奥菲鲁斯钱币背面的图案为依靠圆盾、手托尼卡女神的雅典娜座像，对照这枚柏拉图钱币上赫里奥斯右侧的挤压痕，它应是雅典娜的左臂 (图 21-25)。

综上所述，这枚柏拉图四德拉克马银币是覆打在泰奥菲鲁斯钱币之上。根据这枚覆打钱币，可以确定柏拉图应是晚于泰奥菲鲁斯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君主，很可能是泰



图 21 钱币背面铭文部分的覆打痕迹



图 22 钱币背面的太阳神驷马战车左侧，可见原版的钱币花押内



图 23 钱币背面的太阳神驷马战车下侧，可见原版部分挤压痕迹，以及与泰奥菲鲁斯钱币背面图案的对比图



图 24 根据覆打痕迹做的部分复原



图 25 泰奥菲鲁斯四德拉克马银币

奥菲鲁斯的继任者。在希腊化时代，覆打钱币可能是因原材料短缺，但由于钱币大多是铸有国王头像的王家钱币，覆打因此也赋予了政治目的，即表示打制者对被覆打者的征服，隐含了二者可能是敌对关系的君主^[20]。这组覆打关系显示柏拉图与泰奥菲鲁斯可能是敌对关系，柏拉图通过政变或战争，击败了泰奥菲鲁斯。柏拉图并非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的继承人，二人之间可能并无直接的继承关系^[21]。

另一枚新见的柏拉图四德拉克马钱币也可作证，柏拉图曾大规模地覆打泰奥菲鲁斯的钱币。在2023年Gorny & Mosch 297拍卖中克拉乌斯·格里格(Klaus Grigo)巴克特里亚钱币集藏专场中的第264号拍品，为柏拉图的四德拉克马银币(图26)。这枚钱币本身也覆打了两次，其王像一侧已很难看出覆打痕迹，但在赫里奥斯战车一侧的中心位置，仍可见部分叠压的痕迹。钱币图案也呈现出U字形挤压痕，这与先前发现的覆打在泰奥菲鲁斯上的柏拉图钱币有着相同的特点(图27)。可见，此枚钱币应亦是以太奥菲鲁斯的钱币

作为底版而覆打者。这也反映了柏拉图钱币应是集中收缴了大部分自承大统的泰奥菲鲁斯钱币，并对之集体“改版”，目前所见的泰奥菲鲁斯四德拉克马银币仅8枚，柏拉图的收缴与覆打是泰奥菲鲁斯钱币存世量极少的主要原因。可见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官方行动，其背后为特殊历史事件——柏拉图推翻了泰奥菲鲁斯的统治。

部分柏拉图钱币上铸有MZ铭文(图28)，主要集中在钱币背面为太阳神驷马战车侧面像的版别钱币之上。由于该铭文与花押同时出现，且巴克特里亚罕有使用双造币厂花押的传统，MZ铭文或为希腊数字，或为钱币官之简写，目前仍无法知其所指。假设MZ是希腊数字，应为47(M为40，Z为7)。若该数字是纪年，应是中亚、南亚次大陆广泛使用的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独特的纪年——亚瓦纳纪元。按照上文关于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统一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公元前174年为元年推算，此式柏拉图钱币或为公元前127年发行，它大体为柏拉图和泰奥菲鲁斯的在位时间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标尺。

庄武无敌的腓洛克塞努斯是南部印度一希腊诸王之一，他可能曾统一南部国土。腓洛克塞努斯的钱币以印度一希腊双语为主，他也曾打造过数量极少的希腊文单语钱



图26 克拉乌斯·格里格所藏的柏拉图覆打钱币



图27 覆打痕迹部分复原



图28 铸有MZ铭文的柏拉图四德拉克马银币



图 29 腓洛克塞努斯王的希腊语单铭文钱币



图 30 覆打的腓洛克塞努斯王的印度—希腊双语钱币



图 31 腓洛克塞努斯王钱币覆打痕迹复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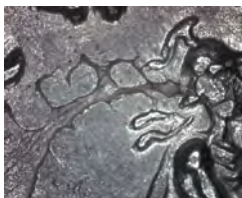


图 32 腓洛克塞努斯王钱币背面覆打铭文的挤压痕

币（图 29）。学术界曾普遍认为，腓洛克塞努斯国王应是安提阿尔齐达斯（Antialcidas Nikephorus）、德米特里乌斯三世（Demetrius III Aniketos）与赫里奥克利斯二世（Heliclos II Dikaios）的继任者^[22]。近年新见的一枚覆打钱币，可以为腓洛克塞努斯的王位继承顺序提供更丰富的历史信息。

2020年3月29日，在德国慕尼黑的 Gorny & Mosch 269, D.W. 博士（Dr. G.W.）收藏专场拍卖会上，出现了一枚覆打的腓洛克塞努斯钱币（图 30）。该钱币为印度—希腊双语钱币，为重 9.69 克的印度希腊币制的四德拉克马银币。这枚钱币据悉源自 2016 年的某窖藏，曾在 2017 年的 Gorny & Mosch 和 Heritage 两次出现。这枚腓洛克塞努斯四德拉克马钱币覆打在某印度—希腊国王的钱币上，腓洛克塞努斯钱币的正面覆打在原国王钱币的背面，部分原坏钱币的历史信息得以保留，使我们可以一窥其间的覆打关系。

腓洛克塞努斯钱币骑士的背面为原币的正面，在骑士下方依稀可见原币的王像以及部分铭文的挤压痕迹（图 31）。在正面 9 点钟到 11 点钟之间，可见叠压铭文为 ΣΙΑΕΩΣ，为国王 ΒΑΣΙΛΕΩΣ。Σ 后方的字母叠压痕迹过重，现存的叠压痕迹指向性并不明确（图 32）。钱币王面一侧覆打在原币的背面，头像右侧的留白让原币的花押得以保留。从钱币的挤压痕迹还原，可知原币的花押为 χ （图 31、33）。使用过该花押的国王共有 4 位，为腓洛克塞努斯、正义者泰奥菲鲁斯（Theophilus Dikaios）、尼西阿斯（Nicias Soter）与阿尔特米多罗斯（Artemidorus Aniketos）^[23]。可以排除腓洛克塞努斯自我覆打，阿尔特米多罗斯的花押写法与此花押不尽相同，且仅见于其铜币之上，未见有银币使用之，也应将其排除（图 37）。原币应是泰奥菲鲁斯与尼西阿斯中的 1 位。底侧的佉卢虱底文覆打过于平



图 33 钱币正面底板上的花押挤压痕



图 34 钱币正面底板上的花押挤压痕



图 35 钱币正面底板的挤压痕，根据花押左上部的存留，可见面部部长方形为原币突出的图案部分



图 36 钱币正面王像的底板细节图



图 37 使用该花押的阿尔特米多罗斯的铜币

整，且部分挤压痕与主图案混在一起，难以分辨，仅存的痕迹难以复原原有的字母（图 34）。

笔者依据钱币挤压痕迹，恢复了王像上的主题图案，发现王像上的原币图案挤压痕迹呈下垂长方形，其两侧间距较宽。此下垂长方形挤压痕符合赫拉克利斯立像上位于其左手的尼米亚狮皮，这与正义者泰奥菲鲁斯的背面图案完全符合（图 35、36、39）。尼西阿斯的三种钱币背面图案



图 38 尼西阿斯的三种钱币背面图案

案，分别为跃马骑士图，左手持棕榈叶、腰跨短剑的雅典娜立像图，右手持雷霆杵、左手持圆盾呈七分姿态的雅典娜立像图（图 38）。从此枚长方形垂直的覆打痕迹，可以立刻排除跃马骑士图。仔细观察王像附近，并未发现横向或椭圆形的叠压痕迹，且垂直的叠压痕较宽，与雅典娜长垂袖也不同，可以排除原币为手持棕榈叶、腰跨短剑与手持雷霆杵和圆盾的雅典娜。至此，我们可以排除原币为尼西阿斯或阿尔特米多罗斯的钱币，它应是正义者泰奥菲鲁斯的印度—希腊币制的四德拉克马银币。按此，钱币另一面 ΒΑΣΙΛΕΩΣ 后方的挤压痕应为 Δ。学术界曾认为，正义者泰奥菲鲁斯是腓洛克塞努斯之后的君主，他在位年应在约公元前 90 年。笔者认为，正义者泰奥菲鲁斯应是腓洛克塞努斯的前任君主，而非后继者。已有学者指出，腓洛克塞努斯的铜币覆打在赫里奥克利斯二世的铜币之上，表



图 39 正义者泰奥菲鲁斯的印度—希腊币制四德拉克马

明腓洛克塞努斯亦是赫里奥克利斯二世的继承人^[24]。这表明赫里奥克利斯二世与正义者泰奥菲鲁斯可能建立的皆为地方性政权。安提阿尔齐达斯与德米特里乌斯三世与泰奥菲鲁斯的关系，目前仍属未知。

前文业已证明，柏拉图是自承大统的泰奥菲鲁斯的继任者。印度—希腊四德拉克马覆打钱币证明了腓洛克塞努斯也是正义者泰奥菲鲁斯的继任者，这究竟做何解释？事实上，这两枚覆打钱币不仅提供了王位继承的直接证据，而且解决了有关巴克特里亚王国历史上的一桩学术公案——究竟有几位泰奥菲鲁斯王。早在上世纪60年代，G·K·贾金斯（G.K. Jenkins）曾提出，打造阿提卡币制的四德拉克马银币的泰奥菲鲁斯与打造印度—希腊币制钱币的泰奥菲鲁斯并非一人，波佩拉齐则主张二者皆为同一人，前贤的论述和考证多从图案与花押传承角度入手^[25]。这两组覆打钱币则提供了直接证据，即打造了阿提卡币制钱币的与打造印度—希腊币制钱币的是两位国王，即自承大统者泰奥菲鲁斯一世与正义者泰奥菲鲁斯二世。依据上文考证，泰奥菲鲁斯一世的在位年代应在公元前127年之前，约为公元前130年。学者认为，腓洛克塞努斯的在位年约为公元前100年，泰奥菲鲁斯二世的在位时间应在此之前，或为约公元前110年，可见二者在位年有近20年的差距^[26]。

四 结论

综上所述，结合文献记载和近期所见的钱币学证据，可以大致排列出巴克特里亚中早期国王的王位继承顺序和大致的年代（见表1）。

新发现的两枚覆打钱币，可认定巴克特里亚王国历史上有两位泰奥菲鲁斯。柏拉图是自承大统者泰奥菲鲁斯一世的继任者，他应是巴克特里亚王国晚期诸王之一，与欧克拉提德斯一世及其继任者可能并无直接的继承关系。腓洛克塞努斯是正义者泰奥菲鲁斯二世的继任者。按照部分柏拉图钱币上可能为纪元铭文的数字计算，此式柏拉图钱币的打造时间或为公元前127年，这为柏拉图和泰奥菲鲁斯的统治时间提供了大致的时代标尺。

对比昆都士大窖藏、唐加克尔汗窖藏和阿伊·卡努姆窖藏所出土钱币的品类，其中的晚期诸王，如安提马库斯二世、德米特里乌斯二世、阿明塔斯（Amyntas）、赫尔马伊奥斯（Hermaeus）、赫里奥克利斯二世、米南德一世、安提阿尔齐达斯、莱西阿斯（Lysias）等都应是欧克拉提德斯二世的后继者。至于他们之间的具体继承关系，似有待新证据出现后再论为妥。

表 1 巴克特里亚中早期王位嬗递表

| 序号 | 王名 | | 大致年代 |
|----|--|---------------------------------|--|
| 1 | 迪奥多图斯一世 (Diodotus I Soter) | | 约公元前 250 年至约前 220/215 年 |
| 2 | 迪奥多图斯二世 (Diodotus II Theos) | | |
| 3 | 安条克王 (Antiochus Nikator) | | |
| 4 | 欧提德莫斯一世 (Euthydemus I Theos) | | 约公元前 220/215 年至约前 195/190 年 |
| 5 | 德米特里乌斯一世 (Demetrius I Autocrates) | | 约公元前 195/190 年至约前 174 年 (或公元前 161 年之前) |
| 6 | 潘塔里昂 (Pantaleon Soter) | 7 安提马库斯一世 (Antimachus I Theos) | |
| 8 | 阿加托克利斯 (Agathocles Dikaios) | | |
| 9 | 欧提德莫斯二世 (Euthydemus II) | 10 阿波罗多图斯一世 (Apollodotus I) | |
| 11 | 欧克拉提德斯一世 (Eucratides I Megas) | | 约公元前 174 年 (或更早) 至约前 150 年 |
| 12 | 赫里奥克利斯一世 (Heliocles I Dikaios) | 塞种人与帕提亚王国入侵 ^[27] | 约公元前 150 年至约前 135 年 (?) |
| 13 | 欧克拉提德斯二世 (Eucratides II Soter) | | |
| 未知 | 自承大统者泰奥菲鲁斯一世 (Theophilus I Autocrates) | | 约公元前 130 年至约前 127 年 |
| 未知 | 柏拉图 (Plato Epiphanes) | | 约公元前 127 年至前 125/120 年 |
| 未知 | 正义者泰奥菲鲁斯二世 (Theophilus II Dikaios) | 赫里奥克利斯二世 (Heliocles II Dikaios) | 约公元前 110 年至前 100 年 |
| 未知 | 腓洛克塞努斯 (Philoxenus Aniketos) | | 约公元前 100 年至前 90 年 |

注释：

[1] Strabo, *Geography*, 15. 1. 3.

[2] Strabo, *Geography*, 11. 9. 2, 11. 11. 2, 15. 1. 3; Claudius Aelianus, *De Natura Animalium*, 15. 8; 齐小艳：《古代粟特钱币体系的形成、演变及特征》，《中国钱币》，2023 年第 3 期；齐小艳：《大月氏——贵霜时期索格底亚那之希腊化遗物》，《敦煌研究》，2020 年第 5 期。

[3] Justinus, *Epitome of Trogus*, 41. 6. 1.

[4] Strabo, *Geography*, 11. 9. 2.

[5] 徐晓旭：《“大宛”和“大夏”：张骞带回的两个希腊族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6 期；陈晓露：《考古所见张骞时代之大夏：阿伊·哈努姆的最后阶段》，《西域研究》，2023 年第 4 期；杨巨平：《传闻还是史实——汉史记载中有关西域希腊化国家与城市的信息》，《西域研究》，2019 年第 3 期；杨富学、袁炜：《从钱币资料看印塞王国与后印希王国对罽宾统治的交替》，《中国钱币》，2018 年第 1 期；袁炜：《黄金之丘（Tilly Tepe）出土钱币研究——兼论大月氏钱币史》，《中国钱币》，2018 年第 6 期。

[6] 查士丁是唯一记载欧克拉提德斯一世人生结局的古典作家。《腓力史概要》记载：“Unde cum se reciperet, a filio, quem socium regni fecerat, in itinere interficitur, qui non dissimulato, velut hostem, non patrem interfecisset, et per sanguinem eius currum egit et corpus abici insepultum iussit”，可译为“（欧克拉提德斯一世）在（从印度返）回国路上，被一个分享王国的儿子明目张胆地杀害了，仿佛（他杀的）是敌人而不是父亲，（弑君者）以战

- 车碾血（尸体），命令（别人）把不下葬的尸体扔掉”，见 Justinus, *Epitome of Trogus*, 41. 6. 5，翻译则参考 Justin, *Epitome of the Phillipic History of Pompeius Troogus*, Tran. by J. C. Yardley, 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94, p. 257.
- [7] 有关这四位国王的继承关系，学术界主要有5种观点。观点一认为，赫里奥克利斯一世为弑君者，持此者为 E·T·缪内特 (E. T. Mionnet)、H·G·罗林森 (H.G. Rawlinson)。观点二认为欧克拉提德斯二世是弑君者，持此者为 R·罗切特 (R. Rochette)。观点三认为德米特里乌斯一世是弑君者，持此者为 W·W·塔恩 (W.W. Tarn) 与 A·D·H·比瓦尔 (A. D. H. Bivar)。观点四认为柏拉图是弑君者，赫里奥克利斯一世与欧克拉提德斯二世更可能是柏拉图的继任者，持此者为 A·K·纳拉因 (A. K. Narain)、诺曼·戴维斯 (Norman Davis) 与克林·M·克拉伊 (Colin M. Kraay)。观点五认为欧克拉提德斯一世死后，巴克特里亚王国进入了“天下三分”的形势，他们分别为柏拉图、赫里奥克利斯一世与欧克拉提德斯二世，其中弑君者可能是柏拉图，赫里奥克利斯一世的在位时间最长，成为了巴克特里亚最后一位君主，持此者为奥斯姆德·波佩拉齐 (Osmund Bopearachchi)，亦有“未定说”与“怀疑欧克拉提德斯二世存在说”，见 Edward T. Newell, *Royal Greek Portrait Coins, Being an Illustrated Treatise on the Portrait Coins of the Various Kingdoms, and Containing Historical References to Their Coinages, Mints, and Rulers*, Wisconsin: Wayte Raymond, Inc., 1937, p. 82. Alexander Cunningham, *Coins of Alexander's Successors in the East (Bactria, Ariana and India)*, 1884, Chicago: Argonaut. Inc. (reprint), 1969, pp. 161-163; *Le Trésor Monétaire de Qunduz*, Raoul Curiel and Gérard Fussman, eds., Paris: Librairie C. Klincksieck, 1965, pp. 77-78; Michael Mitchiner, *Indo-Greek and Scythian Coinage, Volume I*, pp. 65-69.
- [8] 曾晨宇：《古希腊钱币管窥：2018年阿富汗巴尔赫省唐加卡尔汗窖藏记略》，中国金融新闻网，2022年5月6日。
- [9] Cl. Y. Petitot-Biehler, “Trésor de monnaies grecques et gréco-bactriennes trouvé à Ai Khanoum (Afghanistan).” *Revue Numismatique* 1975, pp. 23-57; P. Bernard, “Trésor de monnaies grecques et gréco-bactrienne trouvé à Ai Khanoum (Afghanistan). Note sur la signification historique de la trouvaille,” *Revue Numismatique* 1975, pp. 58-69; Osmud Bopearachchi and Aman Ur Rahman, *Pre-Kushana Coins in Pakistan*, p. 30.
- [10] *Le Trésor Monétaire de Qunduz*, Paoul Curiel and Grard Fussman eds., Paris: Librairie C. Klincksieck, 1965, p. 60.
- [11][14][17][21] 曾晨宇：《巴克特里亚王国中晚期历史新探：基于新见钱币学证据》，《西域研究》，2024年第2期。
- [12] A·K·纳拉因 (A. K. Narain)、诺曼·戴维斯 (Norman Davis) 与克林·M·克拉伊 (Colin M. Kraay) 认为，赫里奥克利斯一世与欧克拉提德斯二世更可能是柏拉图的继任者，见 A. K. Narain, *The Indo-Greeks*, pp. 71-72; “The Greeks of Bactria and India,” in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VIII, p. 413; Norman Davis and Colin M. Kraay, *The Hellenistic Kingdoms, Portrait Coins and History*, pp. 238-239. 奥斯姆德·波佩拉齐 (Osmund Bopearachchi) 认为，欧克拉提德斯一世死后，巴克特里亚王国进入“天下三分”的形势，他们分别为柏拉图、赫里奥克利斯一世与欧克拉提德斯二世，其中弑君者可能是柏拉图，赫里奥克利斯一世的在位时间最长，也是北部巴克特里亚王国最后一位君主，见 Osmud Bopearachchi, “Graeco-Bactrian Issues of Later Indo-Greek Kings,” *The Numismatic Chronicle*, Vol. 150 (1990), pp. 79-103; *Monnaies Gréco-Bactriennes et Indo-grecques, Catalogue Raisonné*, pp. 74-75; *Indo-Greek, Indo-Scythian and Indo-Parthian Coins in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The National Numismatic Collecti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93, p. 38; *Sylloge Nummorum Graecorum, The Collection of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Part 9, Graeco-Bactrian and Indo-Greek Coins*, Heliodocles, 波佩拉齐的“三足鼎立说”是目前学术界普遍接受的观点。
- [13] 曾晨宇：《古希腊钱币新见品种管窥——记欧克拉提德斯一世三德拉克马和五德拉克马银币新品》，中国金融新闻网，2022年2月25日；Chenyu (David) Zeng, “A Brief Note on Two Newly Discovered Denominations of Eucratides I Megas: Tridrachms and Pentadrachms,” *Journal of the Oriental Numismatic Society*, No.249, Autumn 2022, pp. 2-4.

- [15] 吴欣：《众神之地：古波斯帝国统治时期中亚的信仰世界》，《世界历史》，2023年第6期。
- [16] Jean N. Svoronos, *Τὰ νομίσματα τοῦ κράτους τῶν Πτολεμαίων*, Athens: Sakellarios, 1904, no. 1380-1382; John E. G. Whitehorne, *Cleopatras*,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l. 3; Arthur Houghton, Catharine Lorber and Oliver Hoover, *Seleucid Coins, A Comprehensive Catalogue, Part II, Seleucus IV through Antiochus XIII, Volume I, Introduction, Maps, and Catalogue*, New York: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2008, pp. 573-576, 613-617.
- [18] A. K. Narain, *The Indo-Greeks*, pp. 71-72; "The Greeks of Bactria and India," in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VIII, p. 413; Norman Davis and Colin M. Kraay, *The Hellenistic Kingdoms, Portrait Coins and History*, pp. 238-239; Osmud Bopearachchi, "Graeco-Bactrian Issues of Later Indo-Greek Kings," pp. 79-103; *Monnaies Gréco-Bactriennes et Indo-grecques, Catalogue Raisoné*, pp. 74-75; *Indo-Greek, Indo-Scythian and Indo-Parthian Coins in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 38; 余太山：《欧克拉提德斯王朝和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灭亡》，《西域研究》，2021年第2期。
- [19] Osmud Bopearachchi, *Monnaies Gréco-Bactriennes et Indo-grecques, Catalogue Raisoné*, p. 359, no. 152; 曾晨宇：《巴克特里亚王国中晚期历史新探：基于新见钱币学证据》，《西域研究》，2024年第2期。
- [20] 塞琉古帝国的德米特里乌斯一世在平定提马尔库斯之乱后，收缴了提氏的大部分钱币，并在其上覆打了德米特里乌斯一世 (Demetrius I Soter) 与王后拉奥迪克 (Laodice) 的雙人像钱币。相关研究见 G. K. Jenkins, "Notes on Seleucid Coins", *The Numismatic Chronicle and Journal of the Royal Numismatic Society*, Sixth Series, Vol. 11, No. 41 (1951), pp. 4-5; Arthur Houghton, Catharine Lorber and Oliver Hoover, *Seleucid Coins, A Comprehensive Catalogue, Part II, Seleucus IV through Antiochus XIII*, p. 183.
- [22] Osmud Bopearachchi, "Graeco-Bactrian Issues of Later Indo-Greek Kings," pp. 79-103; *Monnaies Gréco-Bactriennes et Indo-grecques, Catalogue Raisoné*, p. 100; *Indo-Greek, Indo-Scythian and Indo-Parthian Coins in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 43-44; *Sylloge Nummorum Graecorum, The Collection of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Part 9, Graeco-Bactrian and Indo-Greek Coins*, Philoxenus.
- [23] Osmud Bopearachchi, *Monnaies Gréco-Bactriennes et Indo-grecques, Catalogue Raisoné*, p. 406.
- [24] Osmud Bopearachchi, *Monnaies Gréco-Bactriennes et Indo-grecques, Catalogue Raisoné*, p. 103-106.
- [25] G. K. Jenkins, "Some Recent Indo-Greek Accessions of the British Museum", *Journal of the Numismatic Society of India* Vol. 30 (1968), pp. 25-27; Osmud Bopearachchi, *Monnaies Gréco-Bactriennes et Indo-grecques, Catalogue Raisoné*, pp. 105-106; Jen Jakobsson, "Theophilos Autokrator, a last Bactrian king?" *Oriental Numismatic Society Journal* 202 (2010), pp. 24-25.
- [26] 曾晨宇：《巴克特里亚王国中晚期历史新探——基于新见的钱币学证据》，《西域研究》，2024年第2期。笔者在此文中受外审专家的启发，认为巴克特里亚王国历史上有两位泰奥菲鲁斯，与贾金斯等人持相同观点。新发现的覆打钱币也证明了两位泰奥菲鲁斯系不同时代、不同王系的君主。
- [27] 斯特拉波明确记载，塞种四部从希腊人手中夺取了巴克特里亚，他也记载帕提亚帝国曾征服了巴克特里亚的部分地区，使斯基泰人和先前的欧克拉提德斯及其继任者臣服之，表明虽然巴克特里亚核心地区被游牧民族攻陷，但希腊政权未覆灭，见 Strabo, *Geography*, 11. 8. 2; 王三三：《帕提亚东征与丝路中段的曲折拓展》，《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余太山：《欧克拉提德斯王朝和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灭亡》，《西域研究》，2021年第2期；《塞种史研究》，第49-56页；徐晓旭：《“大宛”和“大夏”：张骞带回的两个希腊族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曾晨宇：《巴克特里亚王国中晚期历史新探——基于新见的钱币学证据》，《西域研究》，2024年第2期。

(责任编辑 孙雅頔)